永恒的诗歌

黄光成

1821 年，英国大诗人雪莱的一位好友皮科克发表了题为《诗歌的四个时代》的文章，该文断言：人类文明已进入到理性时代，即工业文明时代，诗歌不可避免要走向衰落，因为它只是人们原始的简单思维的产物，是一种野性荒诞的过时玩意儿。

一向极为珍视友情的雪莱，面对原则性的挑战，毫不犹豫撰文反驳，声言诗歌是人类文明进步不可或缺的促进因素，与人类并存，是永恒的奇珍瑰宝。

近 200 年过去了，谁是谁非似乎有了定论：大诗人雪莱错了！从 19 世纪到现在，人类在不断抛弃原本意义诗歌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“文明”起来，甚至已将自己文明的影响力扩展到了外太空，并逐渐向宇宙尽头前进，大有独霸宇宙、主宰万象的气势。表面上看来，推动人类这种“突飞猛进”文明的动力恰恰就是非诗人皮科克竭力赞颂的人类理性的产物——科学技术。于是，西方国家就为人类推选出了公认的世界立法者——科技精英，而雪莱所说的“诗人是未被公认的世界立法者”只不过是他个人的愿望而已。科技“文明”时代里，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确实是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两处茫茫皆少见”。但是形式上的诗歌并未消失，而且还多得不得了，

只可惜热闹拥挤的诗歌快餐店里，卖出的却是转基因食品。

无论人类理性多么神通广大，人与上帝之间的被主宰和主宰的关系绝对不可能调转，人总是被上帝规定着如何生存和生活，如何繁衍发展。欲望推进文明，文明膨胀欲望，在这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中，越是文明，生存和生活中就越是充满危机、风险和灾难，从而导致人与自然、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尖锐激烈的竞争或斗争，生存竞争、优胜劣汰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永远铁定不移的规律，这是大宇宙保持其生生不息的必然要求。

世界上的任何有形物都会消亡，不论它的寿命有多长，只有精神永恒。保持着民族精神文化的民族，一定会与天地共存，与日月争辉。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万劫仍存续，经万难依旧坚挺，越数千年更富生命力，并不只依仗我们有领先于其他民族的科学技术，而是我们仍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民族精神，优秀的民族文化。凭借它，在人类势所必然的斗争中，我们永远也不会沦为得不到任何人半点怜悯同情泪水的失败者。

诗歌是一个民族的文化，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民族精神结晶的最真情、最美的表现，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最佳载体。保卫诗歌，繁荣诗歌，就是保卫民族精神，繁荣国家文化。从中华民族必须永远屹立于世界东方这个观点上看，雪莱与皮科克的争论，胜者应该是也必须是雪莱。毛泽东有句形象生动的至理名言，办任何事业必须“两条腿走路”。中国要生存发展，必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平衡协调，齐头并进。雪莱说诗歌在人类社会精神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，我们的先圣孔子甚至早于这位西方大诗人两千多年就认识到这一

点。孔子曰："诗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"

人世间的一切创造物（当然包括科学技术、思想文化）都是人创造出来的，并且为人掌控，为人服务，为人享受。如果换个位，那人将不人，一切创造也随之失去了存在意义，人类也没有必要存在。

进入市场经济时期以来，我国的诗歌创作煞是热闹异常，诗人数量之多远远超过读者或者准读者；诗册数量之多也难以统计。

据我看，促成诗歌浮肿病的原因在于：就诗人中的一些人而言，无非是闲极无聊，找点事干干；或者自认为怀才不遇，满腹牢骚，借题发挥；或者假装斯文，满足虚荣心。就诗册制作者和发行商来说，只不过借诗发财而已。如此状况，焉有货真价实的诗歌的市场，真是"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"！

永恒的中华文明之花必须有永恒之诗歌甘露浇灌滋润。而永恒的诗歌又必须守护、保卫和发展。

能担当如此光荣艰巨责任者，只能是那大智大勇、大仁大义，守得住清贫，耐得住寂寞，不做财神奴仆的忧国忧民之士。保卫诗歌是一场持久战。

杨国平就是保卫诗歌的一名战士，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诗人。

杨国平的诗从形式上看，固然与中国古典诗、"五四"以来的新体诗有着很大的差异，这并不足以影响他的诗之为诗。古人说做诗要做到"独任天机摧格律"，也就是要突破旧形式的束缚，要有所创新，要表现与众不同的"这个"我。这一

点，他无疑是做到了，而且还做得很好。从他的诗中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诗经楚辞、屈宋李杜以及郭沫若、闻一多的血脉，因为他是个真正的中国人，他的作品必定是中国诗歌。

杨国平诗集中的许多代表作品，本着中华民族文化之精神，遵循中国诗歌传统，运用现代诗形式，向人们展示出了一幅雄奇壮丽、五彩缤纷的当代中国全景画图。在他的诗中找不出现代数量占绝对优势的“诗歌”中游戏人生的绣幌绮筵、小园芳径、倚红偎翠，也没有无病生吟的空虚、矫揉造作的卖弄、歇斯底里的痉挛、愤世嫉俗的自我标榜，更看不见莫名其妙、佶屈聱牙的方块字的堆砌。他真情实义、激昂婉转、佳句美韵地写出了祖国高山大河的雄美奇特；写出对历史及当代真正的人的赞美歌颂。面对浩茫的大自然，他在作品中，纵情驰骋着他的想象，描绘了高原的高远深邃，更可贵的是抒发了拳拳爱国之情。他以诗歌为武器保护民族文化，保卫国家。他也写爱情、离别之类题材，但都摆脱了柔靡之风，于婉转之中洋溢清劲之致。

杨国平诗歌兼具神、品、情、风、韵，不仅给了我们极大的自然和人文的美的享受，而且对我们有着无法抗拒的启迪、熏陶、激励和警诫。

孔子说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‘思无邪’。”杨国平诗歌的现实意义正在于引人之为善、活人之真情。

为避免有意误导读者之嫌，我没有摘引他的诗句，见仁见智，请读者去读原文吧！

诗歌必须永恒，因为“惟诗也，是乾坤清气，造物须慳。”永恒的诗歌中应该有杨国平的身影。

附：贺新郎·读杨国平诗有感

长忆垂柳岸，爱古刹钟声唱晚，鹰立塔巅。月朗天清大江流，袅袅炊烟归船。绿荫下，老翁对弈，顽童追闹白沙滩。自古来，万事顺天意，人和美，物丰赡。

只今唯有孤峰静，叹人欲似海难填，浮华满眼，夜阑客舍故城里，梦往昔偏无眠。推窗望，雾浓风寒。明朝寻访儿时友，恐夕阳衰草墓碑残。沧桑异，弹指间。

作者介绍：

黄光成，历任四川省双流县棠湖中学党总支书记、校长，棠中外语学校教育集团董事长，棠中外语学校校长。

黄光成同志在任棠湖中学校长期间，高屋建瓴、敢为人先、锐意进取，造就了闻名全国的“棠中效应”，使棠湖中学 5 年建成四川省重点中学，10 年建成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，成为 “四川省基础教育超常规、跨越式发展”的典范。

2003 年 2 月，黄光成同志秉承棠中理念，传承棠中改革精神，亲自打造出全新机制的现代化股份制学校——棠中外语学校（棠外）。短短几年，棠外便异军突起、一鸣惊人。棠外以其先进的办学理念，鲜明的办学特色，精细化的教育教学及管理，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和广泛的赞誉，先后荣获“全国关心成长模范学校”、“中国西部十大中小学品牌学校”等荣誉称号。

2009 年 3 月 11 日，棠外和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政府合作办学的川南知名股份制品牌学校——宜宾翠屏棠湖外语学校（翠外）第一届董事会

宣布成立，由黄光成同志担任董事长，着力打造的民办教育航母开始扬帆远航。

由于办学业绩突出，黄光成同志1996年被成都市人民政府评为“教育系统劳动模范”，被成都市教委授予“优秀中小学校长”称号；1998年被国家教育部评为“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”；1999年全国总工会授予其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”；2000年国务院授予其“全国先进工作者”称号；2002年享受成都市人民政府特殊津贴；2004年10月1日受中共中央、国务院邀请，赴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5周年庆祝活动；2005年被四川省和成都市人民政府聘为政府督学；2008年1月被国家发改委评为“中国改革优秀人物”；2008年10月，被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授予“中国关心成长卓越贡献人物”荣誉称号；2008年12月和2009年12月，被《华西都市报》等全国40余家主流媒体评为“四川十大教育风云人物”；2009年10月1日，作为全国劳模代表，再次受中共中央、国务院邀请，赴京参加国庆6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；2010年9月，被双流县县委、县政府评选为“感动双流教育十佳人物”；2010年在《华西都市报》联合四川省教育学会、中央电视台二套、四川电视台开展的“2010年四川教育风云榜”评选活动中荣获“2010年度四川省教育行业‘卓越贡献奖’”。